

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山川故园

风雅颂

## 海南的生态故事

前几日，因活动去了一趟海南。相距上次去海南，又好几年了。海南省和其他省不同之处在于小而多变。小指作为岛屿省，面积不大。变指海南省政策擅长调整变化，总是勇立潮头，给人带来期望。

从海口市美兰机场出来，一切预期正常。时值深秋，太阳不是很强烈，气温30度左右，身体基本能够接受。接我们的车辆走高速，不久，就看见道路两旁的树木不断出现倒伏情况。车开了十几里，树木倒伏了十几里。这才想起前不久大级别台风刚“光顾”了海南。在海边，台风不足为奇，但是这次台风等级高，打破了几十年纪录。吃饭时，《天涯》主编林森还给我们看了台风时的照片，有的室外楼梯被吹飞，其中一个高楼玻璃上还有一只章鱼紧紧挂着，不知道真伤。他自己遇到长时间断电，断手机信号，这倒是真实的，可以想见这次台风的烈。车子驶近活动目的地——昌江县，台风的痕迹一下子消失。道路两侧风景优美完好，树草茵茵。搞清楚方位后，我推测可能是台风中心不在此地，或者此地生态良好，台风见势拐弯，也未可知。

昌江是黎族自治县，位于海南西部，临海，境内有霸王岭，那是亚热带野生动植物的天堂。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去过那里的林场，原始森林茂密，长臂猿猴等颇为闻名。这个林场由原省林业厅直管，记得不少回国侨民在此开垦。昌江生态一直很好，但是人口少，经济不发达，黎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经营，在海南算是有资源后劲的区域，起步慢一些。

到了昌江，我们住在海边。它有著名的棋子湾，海水纯净，沙滩稍小，加上生态保护，这里几乎没有大的开发。当年，这里还是风沙盐碱之处，当地妇女自发成立绿色娘子军，艰苦奋斗三十余年，把海岸线绿化，生态从此形成气候。

第二天，我们依次参观了苏东坡曾经造访的峻灵王庙、黎族非遗项目——治陶、核电工程、县文化馆等，看得出来，昌江文化一直源远流长，生态良好，文脉不断。让我欣喜的是这次亲眼看到了当代工程——核电站。在这样的地方发展核产业，一定是海南省重点照顾当地民生经济发展。中国核电集团等央企支持，昌江新能源产业发展自然顺风顺水。由于首次实地看到核电造型，我和大家一样用异样的神态注视它。核电产业由于特殊性，国家经营，安全性自然很高。昌江核电建设后，所用工人、配套产业，都由地方支持，很好地解决了生态大县的发展问题。而且核电占地面积不大，只用了一个村的面积，所用海水不接触核材料，高温蒸汽运行转子，没有污染。工作人员给我们说，他在这里工作生活几十年，全家每年体检没有问题。我们中午还在核电站吃了自助餐，十几道大众菜，吃得香香的。这次的访问改变了我过去很多的担心和看法。据介绍，中国核电发展刚刚起步，只占全国用电5%，要安全保证未来碳中和要求，起码要提高一倍核电使用量，核电发展前景看好。有人戏说投资者可以去买中国核电股票，长期持有，必有厚报。

在昌江走过后，我盘算起这个地方的生态发展史。好生态，是它的看家宝。霸王岭，生态资源果然霸道，野生动植物层出不穷；黎族人民，是它的守护神，千百年来，一直勤奋劳作，保护着生态净土；新产业，不断提升着生活品质。核电，央企省地联手，新产业拔地而起，做一拥二看三，保障全岛能源，瞄准世界核电设备需求；自贸港，自然是海南特色，免税店蛋糕大家都来分享。这样清晰又交织的生态、经济、文化结构，像一座坚固的大船，可以很好地抵御经济台风的肆虐，乘风破浪前行。

我和同行的朋友还聊起海南的生态往事。我们相互打趣，“中国有头有脸的人谁没有来过？”是啊，改革开放初期，海南一马当先，引进人才，大搞房地产、文化旅游、石化等经济，全国来了多少人士。一次次经济热潮，一拨拨冲击着海南。海南浮躁过，名人浮躁过，当地老百姓浮躁过。只是，秋风一起，尘埃落定，尘归尘土归土。海南终究是要走自己的路。这条路，有好生态、有民族团结、有新经济结构、有高科技、有大健康文旅、有自贸自贸区、还有持续不灭的青春的心。如此，海南还是那个海南，美丽的岛屿、梦幻的岛屿，只是这次不再浮躁，不再污染，不再冲动。

昌江，是海南的一个小缩影。清晨，我坐车向棋子湾高铁站奔去。下坡时，突然看见远处的高山，云雾缭绕，青白交混，和大地联在一起，美轮美奂。司机也感叹没有留意过这样的美景。我眼睛几乎不闭地看着这人间仙境。在这里，环岛高铁在绿树的欢送下，通往海口市。而海口，早已经跨过海峡，通往了世界。

海南，一定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等您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## 蘑菇里的流年

张 瞰

父亲发视频告诉我，他采了很多蘑菇，晒干后有三斤多。按干湿十比一的比例来说，他至少采了三十斤。父亲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今年山上出的榛蘑不多，但所幸遇到了其他种类，比如浅紫色的花脸蘑，砖红色的松树伞，乳白色的趟子蘑……总之他采到的都是上好的蘑菇，他说等它们再晒几个太阳，捏在手里咔嚓作响的时候，就打包给我邮来。他说话时是兼有得意和惬意的，得意是因为战绩不菲，惬意自然是他知道我爱采蘑菇，却总是错过季节。比如这一次，我在娘家待了一个多月，也没有山上出蘑菇的信息，当我不得不领着孩子返程，仅仅两天后，父母二人便跑到山上采回一大筐，真是气人！

我平时害怕虫子，哪怕一只小小的白胖米虫也能让我心惊肉跳。但是上山采蘑菇时，我就把这事儿扔得像没有过一样。一则是

我包裹得严实，虫子和我不能直接接触，二则是我的注意力全放在找蘑菇上，因为近视眼，所以我更加仔细地搜寻，同时还得用上我可爱的鼻子，去判别这地方是不是可能有蘑菇，所以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虫子的事了。由此可见，有些事情并不是一成不变，只是看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代替。

不只人类喜欢蘑菇，虫子也爱它们。我们熟知的几个品种，上面多多少少都会被虫蛀，甚至一窝小小的蛆虫住在里边，这时候反倒不觉得虫子可怕了，它们反倒像是信者，向俯身望向它们的人启示：来吧！来吧！这蘑菇好吃得很，没有毒！遇到不认识的蘑菇时，掰开它，若是在里面发现了虫子，基本就可以判定：没事！当然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不要它！真的，通常来说，有毒的蘑菇，真的不招虫子，完整又美丽，而且很孤独，不会大片存在。



云海 李昊天 摄

人间小景

## 窗外的蜗牛

范小海

傍晚，我和姐姐在厨房聊天，5岁的外甥跑过来：“窗外有只蜗牛！”我家在15楼，蚊子都飞不上来，怎么会有蜗牛？我们不在意，不一会儿，外甥又跑回来，拽着我的衣袖喊：“快来看蜗牛！”

我们跟着他走到客厅窗边，看到窗户玻璃外竟然真的有一只向上爬的蜗牛！它的壳有矿泉水瓶盖大小，腹部吸附在玻璃上，隔着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柔软腹足的蠕动。“舅舅，我要蜗牛！”外甥叫道。

蜗牛位于落地玻璃的中央，从侧窗伸出胳膊够不到它。我找来木棍探出侧窗，挡在蜗牛面前，期望它爬上木棍，它却用触角碰了碰木棍，然后改变路线绕了过去。我用木棍轻轻碰它一下，它小小的身体摇摇欲坠，若它从15楼掉落，肯定摔得粉身碎骨，我动了恻隐

之心，不忍再碰它。

我收回木棍，外甥失落地说：“蜗牛要逃跑啦！”姐姐哄他：“这只蜗牛呀，是蜗牛登山家，楼房对蜗牛来说就像一座大山，你看它多努力呀，咱们别打搅它了。”窗外的蜗牛一直在慢慢地向上爬，它的壳显然是个负重，为了带动蜗牛壳，它柔软身体的前半部分总是保持伸展和发力的状态。十几分钟后，它爬到窗户上面的外墙上去了。

姐姐和外甥离开我家时，窗外已暮色四合，华灯初上。居民楼一共有16层，不知道“蜗牛登山家”是否爬到了楼顶。姐姐那番安抚外甥的话，其实触动了我，给蜗牛冠上“登山家”的名号，便为这弱小生物的行为赋予了意义。可就算蜗牛爬到楼顶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在楼顶，它既不能找到独特的食物，也不

信笔扬尘

## 井水与河水

王兆贵

我离开北方老家之前，是喝井水长大的，对水井记忆尤深。那时，乡亲们日常生活靠井，浇地灌园也靠井。每户人家至少要有一口水井，否则就要肩挑水桶到别处担水。即便后来有了杠杆式压水机和大型水泵，有了公共水塔，抽取的也是地下水。

当兵来到苏北后，才见识到汪曾祺先生眼中的大埠有多浩瀚，才体验到胡石言先生笔下的柳堡有多滋润。里下河地区称得上水乡泽国，河湖港汊，数不胜数，桨声欸乃，四通八达。

记得刚当兵时，驻地以及附近的百姓，都是从河里取水用，或者就在河边洗洗刷刷。同一条河里，有人在淘米洗菜漂衣服，还有人在哗啦啦地刷马桶。你感觉违和、犯冲，而河边人家却习以为常。

北方饮用的井水，明澈纯净，矿物质含量较高，称作硬水，入口甘甜清冽。河水泥沙多，水草丰盛，有机成分多，称作软水，难免会有泥腥味。刚来南方时，对饮用河水很不习惯，慢慢地也就适应了。井水与河水的区别，说出来很简

单。河水暴露在地表，会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变化，而井水来自地下深处，不受地面温度影响，所以给人以冬暖夏凉的感觉。在没有冰箱的年代，每到盛夏季节，村民们会将食物放进芭斗里，将井绳下放到井水上吊着保鲜。

其实呢，南方过去的水井也很多。就我去过的几个江浙城市来说，以井命名的街巷不在少数，说明这些地方都曾有过水井。记得那年去苏州干干，住在老城区弄堂里的一个招待所里，附近人家还在用水井，是那种老式的石井栏，感觉上颇有古风。六朝古都南京，带井字的地名很多，如杨公井、金沙井、胭脂井等。位于秦淮区老门西的同乡共井，不仅是地名，而且确有老式水井的遗存，石墩式的井沿上还有拔水绳的勒痕。据说，这口井是西晋所建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了。

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取水方式，水井逐渐变为民俗文化的象征符号和戏曲元素，撇开《柳毅传书》《十八相送》《井台会》《老井》等剧不谈，与井相关的成语就有许多，如，临渴掘井、枯井无波、落井下石、坐井观天、背

我和母亲都喜欢跟着父亲上山采蘑菇，因为他有着极好的方向感，走到哪里，都心中有数。当然他从不带我们去深山密林，那里树木遮天，弯腰再起来都分不清东南西北，纵使有再好的宝贝，也从不冒那个险。我们并不是多爱吃蘑菇，而是喜欢沉浸在大自然中，去感受和它的那份亲近，去找寻它给我们的无私馈赠。

这几年父亲年岁大了，脚力远远不如从前。但采蘑菇季节，他还是要到近山处转转。兴致来了，甚至让弟弟开车几十里送他到山脚下，虽然往往收获还不值油钱。这一次败兴而归，并不影响他下一次又兴致勃勃前往，热爱生活的人就是如此啊！

我对弟弟说，如果有一天，咱爸走不动了，咱们就不能采蘑菇了，想吃时买一点，但是估计再也没有那种乐趣，也没有那么好吃了。我认识蘑菇，但是分不清方向，我会迷失在山林里，弟弟说他既不认识，也分不清方向，好家伙，他只会吃！

我把希望放在明年，等我夏季再回娘家的时候，雨后的山林里定会绽出一批撑着小雨伞的可爱蘑菇，它们用贼溜溜的小眼睛，看着我们一家人的欢乐模样，任时光把记忆拉得又远又长。

## 树与风景(组诗)

汪远定

### 绿色的光

一棵树，两棵树  
连成一道绿色的光  
穿越弱冠之春  
把不惑编织  
密密匝匝的年龄  
内涵和线条  
翻转，加深  
树，有一颗绿色的心  
随绿色的呼吸  
加快跳动  
茂密时光的浓荫

午后，我慢慢走  
微风拂动树叶  
阳光下一条河流  
划出一道光  
绿色之光  
贮藏已久  
仿佛她献给大地  
深情的吻

### 讲台

三尺容身之地  
月光落在这里  
除了分行、顶格  
粉笔的造雪机造出  
银色的回响  
黎明长出一根根嫩草  
还消磨一截截青春

### 教室

你俯身劳作  
课桌挺直脊梁  
面朝书本  
声音在春夜  
发芽生根  
虔诚了虔诚  
带着压弯的稻穗  
低头  
一只鸟儿  
向云端飞去

### 绿叶

树干粗壮  
它的秃顶式外观，如同  
收割后的庄稼地  
草色显得多余

冬日，无处安放  
不只是衰老的童心  
还有门前这棵  
梧桐树睡得深沉  
似乎忘却  
一片绿叶的过往

### 我身体里的一棵树

山绿了一生，水清了一世  
山水在我的身体里  
又粗又大的树  
他是新安江畔的孩子

山林的气息，除了安稳的静气  
略带清凉  
率水河的水在欢腾  
一阵接一阵  
落入青绿的叶子  
清亮了颜公山的哭声

身体里的这棵树醒来了  
燕雀在枝头跳跃  
就像发现春天的整片树林  
激动地鸣叫  
蛙声在轰鸣

### 蝶变记

毛毛虫的身体里深藏  
一对金翅膀  
某一天化蛹成蝶  
它将展翅飞翔  
穷尽毕生所能  
奔赴一场生命中  
不能承受之轻

### 兰花

两盆兰花，把春天开得  
格外饱满  
窗外婀娜多姿  
空旷里多了些雨点  
春风藏在地根部  
那里很深也很浅

